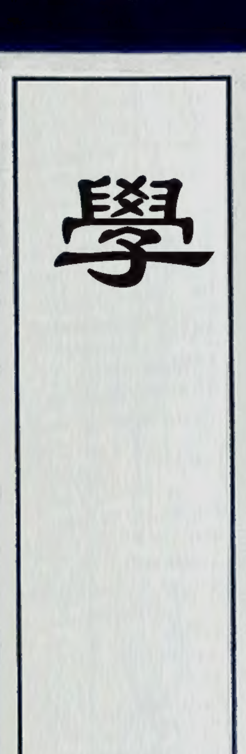

學的

學的 下

上達第十一

丘濬 輯

朱子曰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天者也○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

而為二氣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朱子曰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陰陽若論流行處則只是一箇對待處則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天地變化必
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
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
公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乎陽著字以後
屬乎陰似竊見此意○朱子曰金木水火
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
行之理不可不知○五行之序木爲之始
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又曰天地生物先

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
金木次之土最重濁○朱子曰盈天地之
閒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
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
○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
物物各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
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
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曰

前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也用之熾水之滀也決之長其理然也○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問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男坤女當爲氣化之人物其下化生萬物乃爲形化者耳○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皆自無

在焉○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這道體浩浩無窮○朱子曰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朱子曰鬼神者造

化之迹神者伸也以其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又曰鬼神自有迹者言之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真見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

叔恭問何謂二氣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陳安卿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着無形影難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朱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太本大根萬物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胷中流出不假他求○易言繼善是指未

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
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情有善惡
性則全善○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
善而無惡○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
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性本善故順之
而無不善本無惡反之而後為惡非有
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朱子曰命
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

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日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日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

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只是四件○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朱子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朱子曰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

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朱子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

不然者也○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旺焉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才出於氣氣清則才亦清氣濁則才亦濁也○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

而意從志陽而意陰○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常人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

本心也○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道心區處方可○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流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朱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神明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闕處可安頓之處○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端是也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敬之問夭壽不貳朱子曰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則一日要是當百年未

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並命。○問舜而言兼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發奪若兼執然○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時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祗爲只是

庸夷齊都不是庸了〇或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〇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這箇〇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

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朱子曰識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内外始終本末○問忠恕之別朱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

求著不其恕也○問思無邪毋不敬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效○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着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窮竟處也○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

貫〇朱子曰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之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閒無所不悉者不可容言之妙矣

古者第十二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

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教小兒只說箇大槩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此等叶韻處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

句曰將入門問所存○教女子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朱子曰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耳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固將

有以教之○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朱子曰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麄○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昔李堯起居成季見其姪漢老之文曰汝於文

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朱子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則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舉而效之於身

見於日用則安矣○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即當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

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朱子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

合觀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
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
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家雖門戶不同從一
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朱子
曰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
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却生於閑
事却熟○學須是做自家的看便是切己
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為雜文

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朱子曰士患不知學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務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不成○朱子曰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無事則專一嚴整

以求得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朱子曰學問之道不敢自足虛以受人則自有得○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人道不會不肯問人○朱子曰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當做底事○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

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學者之大病也○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朱子曰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

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功體認則又何益○程允夫尚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曰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朱子曰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

耳○朱子嘗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程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朱子謂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斃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朱子曰

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待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須是說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朱子曰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朱子曰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大着心胷不可因一說相礙○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

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朱子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真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後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朱子曰解經但可略釋

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尹和靖爲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繆戾（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某之解釋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脉貫通處爲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

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爲著[illegible]敗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不盡之意邪○朱子曰學者難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所謂聖雖學作乎所貴者資便嬛皎厲乎去道遠而○朱子曰論事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職官之責吾學若果未至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又不爲人所信則

寧退而自求耳○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朱子曰伊川先生云凡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朱子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而言語固皆內德

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

○朱子曰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格物之驗○朱子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或問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

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人爲己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此學第十三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無往而不得其正焉○

朱子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朱子曰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問明德是

自已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育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文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以有位者言如丁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朱子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

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爲有此理故也○朱子曰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陵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問天

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者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朱子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之

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可及也○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問權便是義否曰權只用那義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

秤量中是物得其平處〇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已也〇世間事患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〇朱子曰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〇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

而實難為功○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朱子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朱子曰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

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朱子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朱子曰大抵人若不透得此頭下關則萬事俱停○人須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人若見道分明便不為利祿動

○朱子曰今日仕宦既求免出者只得恁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隨分仕宦不越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寓而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露即行如潦則止此言有味○或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曾閔漆雕開亦

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朱子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而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朱子曰位卑者人責不加焉

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貧而位之法也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耻也○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朱子曰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何如耳理在當行未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其

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來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一向明去天下無道則隱亦未必十分大亂譬如日之將暮雖未甚暗然自此一向暗去則其將來必不可支持亦須見幾而作○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其時猶可以有爲也。

不合而苟焉以就之不惟吾道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諸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朱子曰前世固有草茅常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出身而言者縱

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朱子曰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教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暇言也○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

者須還他是非若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無可平之理〇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愧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〇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

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人若着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説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畏其説以爲何至如

此猶不歸事却覺不得力處不可忽也（
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
所動乃見學力○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
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
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
不幸塡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
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
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

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者其殆有以樂乎此○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

安而已○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如荆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須臾而不省察於斯焉○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

不能以驗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

仁禮第十四

程珙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着便是仁何也。朱子曰列聖相傳到此方漸說到親切處爾。○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

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問行朱子曰聖賢之言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克

己復禮是也○朱子曰求仁之要去其害
仁者而已矣○或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
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
甚商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聖門之
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
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
言令色為甚○朱子曰人之性惟五常為
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

仁者又嘗以敬之一字又曰學者最是此
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求
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
這裏○為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
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
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
力之始終矣○或問仁與公之別朱子曰
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然底是恕○朱子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朱子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

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
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
復全於我矣○朱子曰禮即理也但謂之
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
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凡禮有本有文
其所施於家者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
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
者則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

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朱子曰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禮所以致其精誠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

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

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於私室。○古人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尤不

可闕不得以其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從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又曰

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也○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着力處也○問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若是始基之祖想亦只存得墓祭○李堯卿問墓祭之禮於親

盡之墓合祭否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又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曰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可也○朱子嘗書戒其子塾曰吾不孝爲先公弃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乖戾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着力處汝輩及新婦

等切宜謹戒凡祭祀禱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毀褻慢以重吾不孝〇陳安卿問貧者舉事有費財浩瀚者不能只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誼不謀利意相妨否朱子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了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〇或問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宛轉

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經人何否不行○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占法且從俗擇之可也○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朱子曰喪禮自啓殯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家不能文而於新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

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卒哭之後候除者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乎○大戴禮諸

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旣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旣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遷主禮經所說不一竊意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朱子曰按喪禮兄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

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
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以子爲喪
主未安○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絶異故宗
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
居喪平日之所爲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
恐亦有未安○卒哭後用墨衰常祀於
家廟可也○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
服其祭當如何曰今禮凡遭必三年而除

期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爲子而祭也○問妻喪踰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吊喪及忌日之服可也○實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

何所曰若避嫡母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私室○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問祔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朱子曰舊新告廟吉凶祖龔似不可行未能可廢既

樂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畢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為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是此禮意猶存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曾擇之問三年喪而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如何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

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朱子曰出
母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為子孫者只
令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
位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
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朱子曰朋友
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
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説爲
親戚之喪者但當為位哭之不當設祭以

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為之節難以一定論也○問改葬朱子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塟塟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朱子曰伯有為厲伊川云别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如子産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

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箇神明是多少大嗄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雜

爲治第七十五

朱子曰爲學者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朱子曰士之

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朱子曰凡事須是剛則能立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或問論治便要識體朱子曰然且以一縣言之則治告訐勸農桑抑末作其體也若不識得體時正大體事都不管祗爲皆是細碎之事○朱

一曰任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守官只是律己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使使人怠惰故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又云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

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朱子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平易近民為治之本。或問為政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

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其謂壞了這寬〇為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大於此者〇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鬨然成擾卒未已也〇治道去泰甚議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

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爲公私莫大之害○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户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

餘之勢力以困破貴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予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〇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令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

幾許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
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
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
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
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舒亦不至大相
絕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
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朱子
曰省刑罰薄税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宜要主張這等人○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朱子曰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朱子知

南康軍榜示其民略曰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敎勸是致頽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小子咸知脩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卹。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問鄉學如何

民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朱子曰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須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皆櫝藏之守視司察體如

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錄之板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朱子曰縣事大要三刑獄詞訟財賦也○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掛牆壁耳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朱子曰凡有獄訟必先

謂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
曲直之辭○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
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
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
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不問其是
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
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大
不平也○朱子曰爲守令第一便是民事

為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朱子曰屯田實邊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里不定因陋簡則誕欺皆易以爲奸而隱覈若難於得實此郡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爲準是亦爲一法從

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埸之爭軍民無雜爭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不病於凶歲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古者救荒只有兩

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者其次又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政蠲除賦稅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也○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大學篇末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者蓋怨已結於民心則非

一朝一夕之可辯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
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
事之悔也○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
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
饉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
也○朱子曰人惟萬物之靈王者之所天
也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
敢不敬乎○朱子曰監司者守令之綱也

朝廷者監司之本也○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内外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援接汲引以求其助○上不敢慢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

以爲不足共成事功○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内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説誠服○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互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朱子曰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事之時○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

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〇朝廷設官求賢設在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耻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〇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則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〇或曰未當其人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朱子曰隨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學之所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樂

之累之如是而猶以爲表裏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棄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

不至矣○朱子曰集衆思者易為力專己智者難為功○問君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朱子曰只是隨時詞令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論其難其慎朱子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

此二章補前教術所未言

紀綱第十六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

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情德之實本乎君人欲存天理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後也但存諸心

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使令而外敬正古不狃於近剋而昧於遠歟○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備政而經緯乎其宮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朱子曰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以亂

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矣○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

先後從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須臾之間或失其正而已○朱子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朱子曰治道別無說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心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

如此。朱子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

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者甚則適足以覆國而已〇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爲奸不可不并以爲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〇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

易之定論也○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朱子曰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朱子曰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袵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

為王莽矣○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朱子曰天下之事非服

雖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
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
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忽（）審微於未形
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朱子曰名
爲獨斷而主威不究於下移欲以求治而
反不免於致亂（）朱子曰天下之勢合則
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
中宜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朱子

曰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為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朱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

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又云尚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

銜則宰相失其職矣○李守曰信讒邪則任賢不專猶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

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奸遂則其禍固有不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信御下蔽上之奸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害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朱子曰伏節死義之士

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銷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方天下無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

犯水火蹈白刃以掮其軀而小人者幸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朱子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仁人能愛人能

發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

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朱子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

參贊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朱子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人君當黜伯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朱子曰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

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凋瘁而根柢蹷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有國家者可不鑑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變民之心聖門親切之訓○蓋有人此有土

有土斯有財者百姓不足則君雖厚歛亦不濟事。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家鄉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養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

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〇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〇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〇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

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疑常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民外有方伯連帥之兵

內外相維緩急相制○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朱子曰人主之行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

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實爲非常之變矣○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

正事故能變蠱[illegible]遷○朱子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朱子曰古之聖人旣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

仁之所被者廣矣

聖人第十七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躋○湯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禹入聖域而不優漢儒是得此意思好詩稱成湯言聖敬日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皆有這處進者○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

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武王伐紂時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傅說告高宗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
賢朝夕只懼恐沈和敗禮箕子曰箕三
爲武王作洪範首言五行次逮及五事蓋

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〇問洪範
諸事曰此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大
槩備於此矣〇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
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入政而已〇問
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入君言之堯所
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兄弟之
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
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

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封之有庳是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故其所以為至

德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
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
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若是則是文
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
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朱子曰太伯之
事正也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權也權而不
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問魯之郊
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

孫合如何而改朱子曰特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朱子曰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化二者豈非仁者之功邪○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

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朱子曰三代而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私欲之多○朱子曰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爲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只是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朱子

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道無甚寬大氣象○朱子曰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朱子曰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朱子曰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不能言也○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朱子曰六經說學字只是自傳說方說起來○朱子曰

似惠高似伊尹伊尹又似夷惠○問夷齊之遜使無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某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産之才不

勝其德○朱子曰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孟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又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朱子曰仲舒本領純正○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

緣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朱子曰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朱子曰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

同乃至於此○朱子曰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能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

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時方得。〇問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〇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否子曰畢竟是資禀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意向如何顏子不是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〇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

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
烈不知建安以後士大夫只知有曹氏
知有漢室郄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
也○朱子曰晁錯之死胡安定引宋景文
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之比說爲得實情
狀之實無復改評矣○朱子曰義利之大
命武侯知之者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
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

處皆其學有未足故耶〇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〇朱子曰南軒論諸葛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此論甚精愚所不及〇朱子曰陸元亮自以

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
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
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
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朱子曰文中
子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量其力
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
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
又輕其道以求售焉○王通也有好處只

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
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
得○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
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問原性
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
但以其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
品退之所論却少一氣字○原性人多忽

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可以爲性者五曰
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朱子曰楊綰用
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
養素自重邪○朱子曰如五代馮道真鄉
原也○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振
作士大夫之功爲多○范文正公自做秀
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
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朱子

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宰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〇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〇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

正○溫公只恁地行將去無致知一段○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朱子曰王介甫賢能清介而氣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究近○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韙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

朱子曰蘇氏之學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為禮義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沈痼之疾○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嘗論蘇氏易解曰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

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問荆公與蘇公之學。李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荆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伏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叅拾蘇張之緒餘脫辭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可也○朱子曰文定從龜山求見上蔡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胡致堂議論英

之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黃直卿言五峯說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却反說得低了曰他舊是氣質上說某嘗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

可謂者○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着白布衫繫麻鞋赴句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又曰李綱入來方成朝

廷○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朱子曰斉丈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日所就而已耶○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狀病只在不知有氣禀之雜○朱子曰洪氏釋懷沙曰知死之不

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風俗頹敗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云○朱子曰歐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好惡雖有短長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滅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歟

前輩第十八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議論○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殘不濟得事只有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

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麄〇武侯名義俱正無所隱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技間抵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易耳須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〇文中子論

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王通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大體處却有病韓退之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陸宣公公諳察多學更純粹○問陸宣公比諸葛

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本朝人物曰韓富規摹大又麗溫公差細密又小○了翁有濟時之才道鄉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王近思曰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褁屍之禍乃口過之所

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邪朱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後人據紙上語拮據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有典有則方是文章○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

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為高則私意而已○朱子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揚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韓退之議論正規模大柳子厚較精密○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自高古但不甚醇

正○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六一文一唱三
嘆今人如何作文○某未冠而讀南豐先
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以為
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東
坡之言曰吾之為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
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
裏面此是他大病處○文士巧於語言為

人所說易入邪徑始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僅有之為可貴也○朱子曰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間卻是邊頭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暗○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

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
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
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
士氣之一事也○或問應舉之法當如何
曰畧用體式而檃括以至理○朱子曰當
世學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
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
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

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説愈巧而其爲害愈甚○朱子曰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伯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若不讀之爲愈也○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

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儱侗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朱子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老子說從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
是無道理了又要如何是道○老莊之學
不問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其間以為
全身遠禍之計○君子不以人廢言有
可取要得而不了之如韓子所謂嗜欲深
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
之論而妄訾之也○莊子說子之於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

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他看那君臣之義卻似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問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汩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何如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朱子曰佛氏盡出老莊○列子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出也他若此類甚衆○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老莊絶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楊墨直是硬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朱子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

理為不緊要不理會又云儒釋之異正為吾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耳○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為罪 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

〻公者云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耶
然矣○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謂
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謂意此語剖析
極精○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
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
○朱子曰不盡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
盡人之辭而欲斷其曲直何能果於自決
而使之心服也○俗儒不知天命之大故

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戾也而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聖門之學下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如釋氏理

門頓悟不假漸修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近世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无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illegible]之悖說之窮於此亦

可槩見○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為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朱子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盖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盖亦不期然而然然會試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不

討賊而謂人勿討者兇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閒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距楊墨者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

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
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
道之尊也○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
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
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
至義之盡也○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者
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
而誅之不必士師也○向來見人論於是

儒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惟覺彼之愚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有李伯聞者舊嘗學佛自以為有見論辯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

此亦不待兩言而决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懸著前見則謂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為此二三邪說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頓也○程子曰欲不學佛見也得他小

自然不學真知言哉〇朱子曰異端之正
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
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
私以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
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
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
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
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〇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

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學者既

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

斯文第十九

朱子曰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着做天樣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

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

不易之法○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

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
皆得性之所近此說甚好○問孔子當周
衰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事
又問聖人固無不可為之事有不可為之
時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
聖人又自處之不同曰孔子豈不知時君
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
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

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爲矣〇春秋之時
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
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
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〇戴少
望謂顏淵死聖人觀諸人事屬不至圖不
出聖人察之天理若不意會公聖人驗之吾
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
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〇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是孔子渾是天理○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合越說得低越有意思○問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朱子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朱子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曾子

三省看来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却是見不到非知其不義而苟為也○朱子曰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學者須是有二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踊○行與洲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

吾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
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
甚麼樣剛毅○朱子曰孟子做義上工夫
多養氣只是一箇集義○孟子說滕文公
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
善必力去惡必勇○朱子曰孟子教人多
言義理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
人○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

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耳○朱子曰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跡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跡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曾子子思孟子大槩皆相似○程子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朱子曰孔子道大德宏而無跡

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三子越齋後
高尚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朱子曰
周學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
要領○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
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
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黃庭堅言
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廷
平先生稱其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子

曰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

其時○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到○尹氏言程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又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

及且學伊川橫渠○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朱子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而諸子之說

滅矣○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朱子曰康節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長孫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久之荅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

安能知耶○朱子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
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
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
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
成○上蔡先生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際
旁引傳說終篇成誦程子笑曰子可謂玩
物喪志矣先生聞之乃盡棄所學而學之

曰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
敬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
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
綱領○楊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
是道是認欲為理也○龜山天資高朴實
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
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或問呂
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

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觀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

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李先

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議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朱子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誠愨使人望而敬之○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

之幺反復問益爲多○呂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文與直卿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矣○朱

子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季通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嚝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朱子曰陳淳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朱子聞周舜弼游蔣山曰周雖佳而人

之志則柔矣○再思任道勇而用力專文
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
大爾雅也○吴伯豐相從累年明敏過人
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
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
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又云自其云亡
念之不已盖朋友中敏悟未見其比意其
他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遊好之

私情也○子又合絶爲膚仲疎斂○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李敬子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特存與仲默帖曰書說未有分付處議定綱類便與下手爲傳○正用趣向持守甚不易

得但看文字亦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前輩亦或不能免先聖謂寛以居之子張謂執德不弘正爲救此病耳○至於必精深書嚇少寛心二病正相反○朱子因諸生請問不切曰群居最有益而不相講貫如何得長進○嘗誨學者曰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白此直上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

要人做得做○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做到聖賢止是恰好不是過外○苟能復其本有之性爲聖爲賢求負天地生成

道統第二十

朱子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

亦暌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
及也〇朱子曰韓子言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
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
者何事則未易言也〇朱子曰由堯舜至
孔子孝五百餘歲而聖人一也所以異世
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

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朱子曰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矣○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

斯豈(◯)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
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張子贊曰蚤悅孫
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
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朱子
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
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

或庶幾乎斯語○朱子因論道理曰某自十四五歲便覺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朱子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朱子曰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

淵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朱子曰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

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朱子曰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文字透見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又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世

君子必有取焉○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朱子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

覺勝似前年○朱子曰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黃直卿曰先生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又曰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

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黃東發曰謂易本卜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

為褒貶皆曠世未聞之高論○熊去非曰公之脩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榦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許平仲曰小學四書吾敬信

交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黃氏
發曰敬齋箴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斯
爲至○黃直卿曰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
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
繼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
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又曰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
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

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一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暢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見識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至於曆學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驗人累窮年卒歲僅

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李彥中曰先晦進學甚力樂善好義鮮與倫比文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蔡伯靜曰先生晚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蔡茲爲考官得朱子所試策嘆曰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孝宗問陳俊卿識朱某否俊卿對曰

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所謂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黄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裳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迹古先哲王須用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為誰對曰朱某也○張敬夫答陸子壽曰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黄東發曰乾淳之盛晦菴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先生年最高講學最久門

人最多○熊去非曰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心身則為德行舉而措之家國天下則為事業又曰公之身雖詘於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胡炳文曰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所謂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黃直卿曰

道之再續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真希元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為也哉天也(○)劉夣言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

精而貫之以正也○李正叔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黃直卿曰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

生之學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熊去非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李正叔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學的曷爲而作擬論語也　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爲效之王通作書以擬孔

子思則采輯朱子語而竊附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敢逼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

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

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

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皆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為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亦無意焉

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於下學何書為初學者作也

論語為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辭說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

所謂次

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爲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爲巳爲人之辨大學一書爲巳之學也欲爲爲巳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巳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

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
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
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凡其第二篇三
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令人
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不立
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
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
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

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倣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　一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何上編如小學

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　自昔先儒論教皆自內而之外而今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爾窮理莫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一六經次第皆始易次書詩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

何由淺以及深也一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一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為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為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一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哉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曰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而亦不及

邵焉其意盖求諸此非愚敢妄爲去取也

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覩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以俟後因效之書此于卷末盖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

天順癸未春正月壬辰後學瓊臺丘濬謹識